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

龙丽 李洪荣 王剑 主编



赠教学课件



四川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主 编 龙 丽 李洪荣 王 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封面设计：曾宪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龙丽, 李洪荣, 王剑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978-7-5690-2022-9

I. ①马… II. ①龙… ②李… ③王… III. ①马克思
主义哲学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8184 号

书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主 编	龙丽 李洪荣 王剑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022-9
印 刷	北京荣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 品 尺 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1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 85408408/ (028) 85401670/
(028) 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漏换。
- ◆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前 言

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提高其整体素质，我们根据教育部社科司颁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基本要求编写了本书。

本书按照近年来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新教材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着重介绍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力求以科学的实践的观点作为基本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本书共分九章，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环节，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结构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的作用，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论著，并引用了部分相关资料，除去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以外，其他的文献由于篇幅原因没有一一列出。在此，谨向这些文献与资料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
第一节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1
第二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5
第三节 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	12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17
第六节 学习哲学，终生受益	22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25
第一节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25
第二节 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28
第三节 人类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	31
第四节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33
第五节 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	35
第六节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	40
第三章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43
第一节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43
第二节 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47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	50
第四章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环节	53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	53
第二节 质量互变规律	58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61
第四节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64
第五章 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过程	72
第一节 认识的基础和本质	72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78
第三节 真理的属性和检验标准	82
第四节 辩证思维方法	86

第六章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91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及其基本问题	91
第二节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96
第三节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的历史本质	100
第七章 社会基本结构与文明进步	106
第一节 社会的经济结构	106
第二节 社会的政治结构	113
第三节 社会的文化结构	117
第四节 社会的文明进步	125
第八章 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主体的作用	130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130
第二节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137
第三节 社会历史是人的自觉创造	145
第九章 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52
第一节 社会进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152
第二节 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159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66
参考文献	170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节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弄清它的性质和对象。学习哲学同样如此。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哲学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尽管哲学家在研究哲学,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可究竟“什么是哲学”,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仍争论不休。在所有哲学问题中,“什么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极大、极难的哲学问题。

一、作为世界观理论形态的哲学及其特征

哲学为什么难以定义呢?这与哲学存在的方式有关。而且世间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形态,哲学存在的方式表现为哲学史。西方有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各种各样的哲学流派;中国有中国哲学史,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如此等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又往往因为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强调哲学的不同方面。例如,在古代希腊、罗马,自然哲学处于支配地位,哲学因此被看成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在古代中国,哲学家强调对人生和道德的研究,哲学因此被看成是关于人生和伦理的学说。欧洲中世纪把哲学看作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学说,而近代哲学家如英国的洛克和德国的康德,则把哲学看作关于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的学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把哲学看作关于人的学说,流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则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是对科学命题进行语言和逻辑的分析。究竟什么是哲学,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哲学家关注的哲学问题不尽相同,哲学是一个包含不同的哲学体系、众多的哲学家和许许多多哲学问题的学说,但既然都是哲学,总有共同点可寻,否则哲学史就是没有哲学的哲学史,这正如没有哈姆雷特的《哈姆雷特》一样,是个悖论。哲学史必须有主角即哲学,因此哲学是可以定义的,这个定义的根据,就是不同哲学体系研究问题的共同点。黑格尔说过,“不管各种哲学体系彼此如何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别总不如白色和甜味、绿色和粗糙之间的差别那样大;它们的相同之点在于,它们都是哲学”。所以,我们应该在各个哲学体系的特点和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中探求它的共同本质。这样,我们就要越出哲学体系的特殊性而看到它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归根结底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是用最普遍的概念、最一般的范畴来把握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我们还可以从哲学和具体实证科学的比较方面,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说哲学是世界观。

首先,具体科学也是以世界为对象。不同的是,任何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以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中的某一方面为对象,它所研究的问题是具体的,限于特定的领域,而哲学以世界总体为对象,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性,并不限于个别领域。如果我们问

下雨的原因是什么,这属于气象学问题,可如果我们问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是什么,这属于哲学问题,因为因果规律是普遍性规律;飞机为什么会飞,这属于空气动力学问题,可飞机会飞之理是存在于飞机之外,还是存在于飞机制造之中,这属于哲学问题,因为理在事中还是理在事外,适用于各门科学;人为什么有生有死,这属于医学问题,可人如何对待生与死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这属于哲学问题,因为它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属于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世界的总体性、问题的普遍性、表现方式的抽象性,把哲学与具体科学区分开来,虽然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

其次,具体科学只研究对象,而不研究作为研究主体的人自身与对象的关系。撇开认识主体单纯研究对象自身——这是具体科学的特点。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而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等等。换言之,作为世界观,哲学不仅要探求世界的客观本性和普遍规律,而且必须探求人自身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探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途径和普遍方法。这就是说,实证科学的总和仍然是对世界的实证知识的叠加,哲学则是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它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论、方法论等。

最后,具体科学表现为关于某一领域的某种具体知识,哲学则是对包括社会和人在内的世界的宏观把握,表现为一种哲学智慧。哲学这个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本意是“爱智慧”。实际上,哲学不仅是“爱智慧”,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它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性把握,为人们提供了如何面对世界和自我、如何提高思维水平和自身素质的高超智慧。从这个角度说,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别,是智慧与知识的区别。

哲学智慧不同于实证知识。例如,知道水到零摄氏度会结冰,到100摄氏度会变为气体,这是科学,但由此知道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并懂得防微杜渐,这是哲学智慧。量变是不明显的,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见微知著,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知道树叶有正面有背面,房子有阴面有阳面,这是常识,可由此知道“凡物莫不有对”,并从中引出“一分为二”,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就是哲学智慧。说“白马非马”显然违背事实,可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白马非马”的命题却包含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哲理。说“飞箭不动”不符合事实,可通过它揭示的运动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观点,却体现着深刻的哲学智慧。哲学智慧与实证知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虽然要以具体科学的知识为依据,但它又不是这些具体科学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各种知识中蕴含的普遍规律和意义的揭示。这就是从具体的科学知识到普遍哲学智慧的升华,或者说,是转识成智。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又极为密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是作为包括各种实证知识在内的知识总汇。后来各门具体科学不断地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无论对哲学或对科学都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分离不是脱离更不是对立。哲学不能脱离科学。哲学需要通过对科学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再思考的方式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离开科学的所谓哲学智慧只能是“假(假话)、大(大话)、空(空话)”。

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也是无与伦比的。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辉煌成就。尽管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不同,但它并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例如,《道德经》中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都是充满了哲学智慧的命题,都是来自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总结。至于中国哲学著作中的大量寓言,如用“郑人买履”嘲笑教条式的思维方式,用“刻舟求剑”批评形而上学,用“拔苗助长”来批评违背自然规律,用“守株待兔”讽刺把偶然当作必然,都是中国式的哲学智慧,而且颇有日常生活经验和情趣。

二、世界观与人生观

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哲学既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理解,又包括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理解,还包括对人本身以及人生意义的总体理解,关系到人们对待生活的根本态度以及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准则。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人生观是关于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直接决定着人们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世界观决定人生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在世界观之外,不与任何世界观相联系的独立的人生观是不存在的。例如,如果认为世界并非客观的世界,世界是空幻,世界是虚无,以这种世界观观察人生必然是悲观的,必然会看破红尘,认为人生毫无意义,一切无非过眼烟云。如果认为世界是客观世界,人能改造世界,并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必然对人生抱积极态度,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为革命而献身、视死如归的人生观,就是因为他们承认世界的客观性,承认历史发展规律,承认世界和社会因为人的创造而变得美好。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就是以科学世界观为依据的积极人生观。

在人生观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死亡问题。人人会死,可对人人会死这个客观事实完全会由于世界观不同而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既然人人总归一死,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人生的理想、价值和意义都是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对待死亡,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说,死亡是自然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生和死》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从本质上说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①。生死相依,再蠢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有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求取长生不死仙丹,也有过无数炼丹合气、企求羽化登仙的道士,但他们一个个都只能是历史的过客。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对死亡进行科学分析,而且进行价值判断。如果认为人终究必有一死,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贤愚,肖与不肖,英雄懦夫,好人坏人,富人穷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没有区别。这种人生观是极端有害的。其实,死只是生命的终结,而不是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终结。在现实中,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人们之所以赞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诗句,表明人们并不认同“一死百了”的生死观。

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生短促,人人会有一死。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尽到做人的责任?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生与死不同意义的认识。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积极理解。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贵生知死。贵生,即要重视生命的价值,尽量避免过早去世,尤其是各种非正常死亡;也要知死,即死得有价值,我们应该反对那种青年或因感情纠葛,或因考试失利,或因就业受挫,甚至某些不如意的小事,就轻生跳楼、漠视生命的做法,因为这既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也表明这些人缺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理解。

人生观也反作用于世界观。一个有积极乐观人生观的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总是积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5页。

在他们看来,地球并不会因某些个人死亡而停止运转,社会也不会因为某些个人死亡而停止发展,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悲观主义者眼中的自然界是暗淡的,没有生气的,这种人见花落流泪,睹月缺伤情。这种人生观,对世界和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种人生观不可取,我们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在积极人生观的推动下不断巩固科学世界观,形成科学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的良性互动。

三、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

哲学自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总是与那个时代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紧密相连,以文化为土壤。例如,就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来说,哲学是从神话中逐步演变而来的,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某些洞穴壁画、神像和雕塑都以宗教神话为题材。这表明,人类很早就力图认识生与死、此生与来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人类摆脱了原始幼稚的思维方式,不是以神话的方式,而是以概念、范畴、命题的形式来探讨这些问题时,就标志着哲学思想的产生。

哲学既依存于文化,又以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文化发展的导航器。哲学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传统,一种内在凝聚力,一种人生境界,并体现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人类文化史表明,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文化形态都有其相应发展的哲学水平。无论是西方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还是东方的印度和中国文化,无不如此。哲学既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凝结,又是贯穿各种文化形态,使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串线。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

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泰勒斯开始,逐步形成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形态是自然哲学,着重探讨整个自然界的构成问题。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和虚空问题,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原子在其中运行的虚空构成的。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中,普罗泰戈拉具有特殊地位,他把哲学重点由研究自然转移至人自身,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论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把人、人的自我意识、人的生命和价值,以及真理和正义、善和美作为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哲学的内涵。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人类文明的早熟时期。那些著名的哲学学派,如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以及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使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出耀眼的光芒。古希腊罗马哲学影响并渗透诸多文化领域,构成了这些文化领域创造的思想催化剂。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美是和谐”的观点,就同他们关于数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至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人文主义的兴起,同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是不可分的。初期的人文主义者把目光转向被湮没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他们搜集古代作品的手稿、抄本、残破的艺术雕塑和绘画,以及被埋在罗马废墟下的文物,并把注意力集中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力图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关于人的理论和对人的赞美中,找到“以人中心”的历史和理论根据。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在《周易》八卦观念中,就包含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逐渐形成,产生了诸子百家,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在当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长期处于统治地位。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又形成了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发展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社会和谐的理想观等,凝聚和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种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指哲学的积极方面。因此,有一个如何对待哲学传统的问题,我们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也不能采取复古主义;我们要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得到发扬,又要使当代文化从传统中吸取营养。

第二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哲学研究包含许多领域(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许多方面(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贯穿各个领域和方面,决定整个哲学体系性质,并对解决具体哲学问题具有支配作用的问题,这就是哲学基本问题。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讲过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及其与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则鲜明而完整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并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内容上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第二方面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②这是关于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是以理论的方式浓缩地再现了哲学发展的历程。

人类的哲学观念首先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开始的。在远古时代,人们就以特有的方式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既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更不知道梦的本质,所以认为,思维和感觉不是人的身体的活动,而是由暂时寄居身体之中的灵魂的活动。这实际上是人类对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问题的最初思考。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开始产生了系统的哲学思维。哲学登上文明舞台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西方古代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探讨精神和自然界、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即本体论问题。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重点发生转移,即由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转向第二方面。培根、洛克、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等,从不同角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述。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都有过关于认识问题的哲学论述,但认识论处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还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事,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认识论的问题推到哲学的前台和中心地位。这表明,哲学的发展应该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要求。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物质和意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任何一种哲学在解决哲学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本问题时,这两个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

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可是,要得出这个论断必须通过人的意识,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确证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为了证明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首先要使它进入人的意识;要证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首先要把意识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物质世界不进入人们的实践和认识领域,那它就是永远处于彼岸世界的神秘的“自在之物”,如果不通过人的意识,就无法说明为什么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可见,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正确解答,有赖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科学解答。同样重要的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正确解答,又离不开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科学解答。例如,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都是可知论,但它们对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把认识看成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则把精神、思维看成世界的本原,认为认识是精神的自我认识,认识似乎不是反映客体而是建构客体。例如,在黑格尔看来,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对象,归根到底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即绝对观念。可见,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看成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于人类活动的特点和哲学的本性。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同于动物与世界的关系,它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生命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是两个自然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体,即作为主体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关系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哲学基本问题并不神秘,它是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实践有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科学研究有科学研究的主体与研究对象,认识有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哲学是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展开的理论形态,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正是对人的活动中普遍存在、不断重复出现的人与世界关系本质的哲学提炼。这是其一。

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于它在全部哲学中的不可超越性。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不是哲学的唯一问题,但哲学体系的性质以及如何解答、论述具体问题,却决定于如何解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表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中具有不可超越性,这种不可超越性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不可超越性。在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家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在当代,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名,企图摒弃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流派并不少见,但事实上仍然是以“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表明自己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看法。只要是哲学,以哲学的方式思考,那么,都要面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都会以不同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鲜明地或隐蔽地表明自己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所奉行的路线。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用以表现哲学基本问题的方式和范畴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天人关系、名实关系、理气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心物关系来表述和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围绕理气、形神、知行、名实、心物的争论,往往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二、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无论古今,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

一标准,就是它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正如恩格斯所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这一划分标准的确立,使我们能透过派别林立、各种体系相互交替的现象,把握住哲学发展的规律。

作为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能在哲学意义上,即在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是第一性的意义上使用。除此之外,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没有别的意思。

说唯物主义是重物轻人的物本主义,这是曲解。唯物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唯物”,是就其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时所奉行的哲学路线说的,是指它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就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而言,唯物主义者中不乏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在文艺复兴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往往又是人道主义者,就是很好的例证。至于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爱财、贪婪,简而言之,即一切满足感官需求、追求个人私利的齷齪行为,则完全是曲解。这种曲解至今在西方仍然存在。有些人把唯物主义说成是物质主义,只重视物质生活,轻视精神生活,其结果是贪婪,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和享乐。如此,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生态环境的恶化统统都被归到唯物主义名义之下。这无非是要扭曲唯物主义哲学的形象,贬低它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说唯心主义是重物轻人、追求道德和信仰的理想主义,这同样是曲解。唯心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唯心”,同样是就其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时所奉行的路线说的,是指它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唯心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因为有理想、有信仰,而是因为它否定世界的物质性,以各种方式宣扬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就信仰和理想而言,唯心主义者中固然不乏为理想而献身的人,唯物主义者同样如此。“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②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多少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慷慨就义。可见,是否抱有理想和信仰,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并不相干。

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历史形态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

唯物主义的第一种历史形态是朴素唯物主义,即自发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延续很长,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罗马,都存在过这种唯物主义学说。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在于,它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并力图从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实物中寻找世界的本原。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古希腊罗马关于水、火、气是世界本原的学说都属于这一类唯物主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往往和朴素的辩证法结合在一起,从整体观念看待世界。

唯物主义的第二种历史形态是机械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出现的。17世纪的英国唯物主义、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上半叶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都属于这一类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机械唯物主义以自然科学为依据,对唯物主义的论证比起朴素唯物主义有许多进步,但它又缺乏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念。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以及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是它的主要缺点。

唯物主义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称它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科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以往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以及历史唯心主义的弊病,建立了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包括自然和社会领域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形态。中国哲学最早的形态是朴素辩证法与朴素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形态。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经历一个机械唯物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产生了飞跃,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

从整个哲学发展史看,唯物主义形态的更替总的说来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①

唯心主义可以区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历史形态。主观唯心主义的特征就在于,把人的感觉、观念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原。例如,在中国,宋代的陆九渊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西方,英国的贝克莱鼓吹物是“观念的集合”,奥地利的马赫认为“世界是感觉要素的复合”。客观唯心主义的特征则在于,把某种脱离物质、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变为独立的客观存在,并把它作为世界本原和万物创造者,如古代中国朱熹所说的“理”、古希腊柏拉图主张的“理念”,以及黑格尔提出的作为全部存在基础的“绝对观念”,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典型。

唯心主义形态在当代变化的特点,就是越来越主观唯心主义化。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显示出客观唯心主义的荒谬,同时也日益显示出主体重要性和力量。唯心主义往往利用这一点改变自己的形式。当代名目繁多的唯心主义哲学着力夸大人的意志、欲望、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当代宗教在西方发展的趋势也说明这一点:它越来越不强调上帝的实体性,而是越来越强调上帝就在我心中。这就是说,宗教越来越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

全部哲学中始终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同时也交织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围绕着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所形成的。问题在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相结合的。历史上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也存在过辩证的唯心主义;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出现过具有辩证思维的唯物主义。

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使我们对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评价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从哲学路线看,唯物主义比唯心主义进步,比唯心主义正确,但具体到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曾说过,有聪明的唯心主义和愚蠢的唯物主义。一个辩证的唯心主义者比一个形而上学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为人类贡献了更多的智慧,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就是例证。但是,这不能成为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正确的根据,因为那些伟大的唯心主义者对人类贡献的并不是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页。

的卓越的哲学智慧。

世界上只存在唯心主义的哲学,不存在唯心主义规律。唯心主义者也是按唯物主义规律生活的。他们不能用观念充饥,也要用大脑思维,他们的思维同样受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规律的支配;唯心主义者可以无限夸大意识的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仅凭思维和意念连一根稻草也举不起来。唯心主义只是一种哲学观点,而不是客观事实。反之,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可能变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口头上的唯物主义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是屡见不鲜的。有的人平时讲唯物主义,可一到触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就不实事求是。还有的人年老时转向宗教,特别是临终时希望有来世、有灵魂、有天堂。可见,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难,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难。我们要从理论到实际都能坚持唯物主义,必须经过艰苦的实践和学习,而且要像毛泽东说的,不断洗刷自己头脑中唯心主义的影响。

第三节 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而“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文明。因此,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必定受时代条件、民族传统和阶级关系的制约,必然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一、哲学:时代精神的精华

黑格尔曾这样表述过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赞同黑格尔这个深刻见解,并认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性。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哲学的思辨性及其范畴的抽象性、普遍性往往造成哲学只是在精神王国中驰骋的假象。实际上,从哲学体系产生的背景以及哲学的内容和价值取向看,哲学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仍然生活在尘世,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都离不开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哲学不是没有激情、没有爱憎的平静的苦思冥想的结果;相反,哲学是在时代要求明显地或隐蔽地推动下的一种追求,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解答时代课题。尽管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仅仅属于哲学家个人。康德哲学不只是康德个人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属于康德的时代。每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时代制约的。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的艰涩隐晦的特征,存在主义消极悲观的情绪,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背景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全部哲学都依存于各自的时代,其中,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可以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家可以是时代的骄子,也可以是时代的弃儿;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以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问题是反映了时代的哪一个方面。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在于它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121页。

背对着自己时代的哲学是僵死的经院哲学;对自己时代的问题漠不关心的哲学家是经院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所说的话是“多余的话”。一个哲学家越有才华和贡献,他就越是依存于他的时代并反映他的时代,用哲学为他的时代服务。

正因为哲学依存于时代,所以,哲学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哲学有历史,就意味着哲学是变化的。历史上不少哲学思想曾经红极一时,但不久又逐渐衰落成为历史陈迹。科学永远是不完整的,每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在已解决的问题中出现新的问题。哲学也是如此。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体系不断更替的历史。最无生命力的哲学是自以为超时代的哲学;自认为包罗万象,以绝对真理为内容、跨越一切时代的哲学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哲学的时代特性决定了哲学必须面对时代,始终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判断哲学价值的关键。马克思曾经断言,作为时代精神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正处在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新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具有我们新的时代特色。

二、哲学:民族精神的核心

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哲学。显然,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即使同属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不同于印度哲学,它们彼此各有特点;即使同是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不同于英美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哲学的民族性并不排斥不同民族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各个民族的哲学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无神论与有神论等方面都有许多类似或相似的说法。正因为这样,在哲学研究中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比较柏拉图与老子、黑格尔与朱熹、贝克莱与王阳明。可是,各种哲学体系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无论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作品风格都各具特色。例如,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就不完全相同。

从关注的中心看,古希腊罗马哲学注重作为纯客体的自然,因而自然哲学较发达;古代中国哲学注重人伦,即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因而道德哲学较为突出。中国古代哲学也讲到自然,如《道德经》《庄子》,但老庄哲学讲的自然,不仅是人之外的自然,更主要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本性。

从思维方式看,西方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它们明于天人之分,讲求观察、实验、理性的方法,一般来说擅长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以天人合一形式出现的主客体的统一,强调依靠主体的内在意识和道德实践来实现主客体的统一,运用的是反求诸己的内省方法,一般来说擅长综合。

从范畴的特点看,西方古代哲学讲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质量、肯定否定,古代中国哲学讲理气、有无、动静、形神、知行。它们各有优点,应该取长补短,不能绝对说孰优孰劣。

哲学具有民族性,但哲学可以相互吸收和借鉴。在中国历史上,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如中国明清之际,特别是晚清曾经接受过西方文化包括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哲学对西方文化包括哲学也产生过影响。莱布尼茨就说过,中国哲学给他“一大觉醒”,并认为中国在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西方国家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二者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集合在一起。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成为一种进步趋势。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就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有着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其核心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整体有机观念和辩证思维方式,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价值观念,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孕育作用。

三、哲学:阶级利益的体现

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具有阶级性。俄国著名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各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是依照各阶级的地位、需要、意图,以及各阶级的相互斗争行程而改变的。”哲学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范畴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某种哲学体系的阶级属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哲学家本人的阶级出身。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缔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无产者:马克思出身于律师家庭,而恩格斯的父亲则是富有的工厂主。列宁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按照哲学家本人的出身来判断哲学的阶级属性是庸俗化的。

从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看,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是自觉地按照自己阶级的需要来创立哲学体系的。事实上,许多哲学家自认为是超阶级的,是非功利主义的,是摆脱一切阶级利益的,可这并不影响哲学的阶级性。判断一个哲学体系的阶级性质,并不是根据哲学家的出身和他们对自已体系的想法,而是看在现实的斗争中,这种哲学体系以及由其引出的政治结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意志,即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马克思在讲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关系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②

同时,哲学的阶级性是就哲学体系的根本属性说的,而不是指其中的每一个命题、范畴或哲学判断。事实上,在一个哲学体系中,有些论述政治性强些,有些学术性强些,这取决于这些哲学判断或命题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关系。一般来说,越是直接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处于社会斗争中心的问题,阶级性越明显,反之,是学术性越强。例如,法国启蒙哲学的特点是明快泼辣,其阶级性直接、明显,而法国的解构主义的特点是高深莫测,它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

^① 《列宁选集》,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7~3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4页。